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六

鉅九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積

南嶽下十六世

徑山果禪師法嗣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

九成

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
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
居淨慈即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日此事唯念
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
趙州柏樹子話今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
謁善權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
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爲甚麼某無箇入處清
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
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
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

廁以柏樹子話究之間蛙鳴釋然契入有偈
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
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屆明謁法印
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靈水
主僧惟尚禪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
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
某見處祇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
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公推倒桌子
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
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禪不了殃
及兒孫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
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
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
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
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庵尚曰浮

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

第九

二

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閻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劙擊其像首時閻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詔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慧

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鉤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自嶺下侍舅氏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旣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

第九

三

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

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
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
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
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
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

諱不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鯫膠粘著纏身直得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

吐出

人人有箇

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灾直到四禪天
這驢猶自在旁邊

熟得工夫

公設心六度不爲子

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

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爲

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

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

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

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

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
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
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
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
惑鵠子便到新羅國

參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
慧排默照爲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示衆舉
趙州庭栢垂語曰庭前枯樹子今日重新舉
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眾旣是打
破趙州關爲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

第九

四

初祇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
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
近扣籌室承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
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
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

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旣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胷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督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擴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彥修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栢樹子上

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參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衆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叅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喙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慧即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篦

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櫛向塔下曰是甚

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蠟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食習有爲法因大慧遺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篦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真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入道概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向新

四九

六

虎邱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應庵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邱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曰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

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覶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

集九

七

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是一枚大鐵釘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蟲子笑殺閻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遲一刻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

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臭猢猻價增十倍驪龍領下明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搥胷未是苦在上堂飯籮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觜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華鶴勒那咬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上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朝至暮啾啾唧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裏是二時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霈然有餘玉皇大帝發追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上堂趙州喫茶我也怕

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牆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蛇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臘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

舞九

八

毛頭星現衲僧前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咬定牙關跨跳也出他圈檳不得何故南泉斬貓兒上堂云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卧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堂云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

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二千暮打八百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不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僧問婆子問巖頭呈橈舞棹則不問且道婆手中

兒子甚處得來巖頭扣船舷三下意旨如何師曰樵磚打著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他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師曰你向甚處見巖頭曰劄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賣弄曰巖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生師曰樂則同歡曰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華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問祇這是埋沒自己祇這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

舞九

九

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箸擰虎口曰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曰莫謾老僧好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倒戈卸甲虎邱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彖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鍊者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嘗識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蛻蛇戀窟乎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于本山

育王裕禪師法嗣

福州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篦話請益

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篦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削首參雪峯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

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廝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煙和霧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嘵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

鉢九

+

舉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

梅半含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

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
你頭破額裂上堂舉法眼示衆曰盡十方世
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即是絲頭師豎
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髑髏猶未覺法燈云
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

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
無限清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
說話大似預搔待痒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捩
管取別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

齊川和尚爲落髮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
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
祖頌云趙州露刃劙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
轟袒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腳弄明

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住後上堂欲得現前莫

鉢九

十一

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
向東弗于遠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鬱單越
却來山僧手裏首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
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
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大立
地肩橫榔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裏
覓箇甚麼纔輕輕拶著便言天台普請南嶽
遊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
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
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將
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視衆請益堅遂書無
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于金斗
峯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喝

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
許畱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鍼鋒許則大
海西流巨嶽倒卓龜鼈魚龍鯷蟹蚯蚓盡向
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
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
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唇眉毛不在眼下還
相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喫觸諱

大芻泰禪師法嗣

潭州慧通清旦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
德山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爲汝
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
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
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
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與
一坑埋却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

瘡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餽飯一聞便悟已落
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事如
天普蓋似地普擎師子遊行不求伴侶壯士
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願見無
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諸聖以何
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佛性和尚忌日上
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
驚起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
清風其奈出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
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埽堆頭
捨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幼爲比丘壯遊講肆後
謁圓悟於蔣山時佛性爲座元師扣之即領
旨逮性住德山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閑
日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

師曰覩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禪師投書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師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師以書復打一下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曰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踏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你爲甚麼打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顧師問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曰

元來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和尚通法眷書祖曰書裏說箇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甚麼師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師曰莫詐敗祖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去祖曰怪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祖乃將書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曼多沒陁南師近前彈指而已祖便開書回德山曰佛果佛眼皆有偈送之未幾靈巖虛席衲子投牒乞師住持遂師法焉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

爲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玄盡爲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

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
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
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麼處湊
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
來

三九

十四

成都府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
緣乃曰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
祖師麼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
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

成都府昭覺辨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
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
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煙浪有誰爭自
是不歸歸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

姿挺異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拏學出世
法晚見此庵密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
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
空雪似楊華落歲窮捨得斷麻穿壞衲不知
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
山樂吾事邪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
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
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座
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
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上堂單

五九

十五

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
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
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覲藩不入據
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
特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窯

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
咬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銅鑠直饒說得雲
興雨現也是蝦蟆化龍下梢依舊喫泥喫土
堪作甚麼上堂中秋八月旦庭戶入新涼不
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隔宿恩可參
臨濟禪有肯諾意難續楊岐派窮廝煎餓廝
炒大海祇將折箸攬你死我活猛火然鑄煮
佛牒恁麼作用方可擰門拄戶更說聲和響
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見僧問三聖問雪
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
來即向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
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
云老僧住持事繁又作麼生師曰前箭猶輕
後箭深曰祇如雪竇道可惜放過好與三十
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意义

作麼生師曰陣敗說兵書曰這棒是三聖合
喫雪峯合喫師以拂子擊禪牀曰這裏薦取
示衆云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鳩鳥
落水魚鼈皆死正按旁提風颶颶地獨步大
方殺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
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
知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示
衆云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
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
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
第六

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
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動鎮相
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觸體前敲磕
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
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上堂舉臨濟示衆四喝公案乃召衆曰這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詰長老也理會不得上堂年年浴佛在今朝自擊迦維路不遙果是當時曾示現宜乎惡水驀頭澆上堂熟月須搖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上堂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

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蟲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祇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鑿拍禪牀下座僧問如何是即心即佛師曰鼎州出獐爭神曰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窮坑難滿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曰謝供養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旣遇未審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曰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和身歸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曰淚出痛腸曰真金須是紅爐煅白玉還他妙手磨師曰添一點也難爲室中常舉若希柄問學者曰依俙茗希柄鬚髮赤斑蛇衆

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俙若
帚柄髡髯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
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曾公
逮夜半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花雄雞生卵七
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也佛涅槃
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
釘橛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
缺盡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
城畔柳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
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
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窓從此庵發
明已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
冬簡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

鉢九

十八

靈隱遠禪師法嗣

書召堂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堂與
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
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
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
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
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已
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
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贊去留自在
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
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
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
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坐去好
卧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
公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歛目而逝

慶元府東山全庵齊已禪師卽州謝氏子上堂舉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蓮社會道友請上堂漸漸雞皮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蹣跚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

鉅九

十九

因其麼當面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除迷倒障拔猶豫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詔曲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踐履不到處進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善導和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上堂久雨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

三聲

覺阿上人日本國藤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儂舍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復曰惡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

覺阿上人日本國藤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

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真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

卷九

二十

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

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

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

便打阿即命海陞座決疑明年秋辭遊金陵

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

旨趣旋靈隱述五偈敘所見辭海東歸偈曰

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參

徧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其一掃盡葛藤與

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

機萬機一時轉其二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

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裏幞頭孤路

行其三求真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真都是錯堪

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其四豎拳下

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

注一聲歸笛囉囉哩其五海稱善書偈贈行歸

本國住叡山寺洎通嗣法書海已入寂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參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

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間曰如何是善知識

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爲甚麼贊

卷九

二十一

即歡喜殿即煩惱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

公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海曰向歡喜

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

海曰開口底不是公閼然海召曰侍郎向甚

麼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

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
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祇得一概
知府葛鄰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
意禪悅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庵令究即
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
入庵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劖池
公因從遊乃舉無庵所示之語請爲衆普說
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
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
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
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
無庵肯之即遣書頌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
紙筆可旣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
虎邱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

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
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禪
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
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
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
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
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
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
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華藏民禪師法嗣

九

二

臨安府徑山別峯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自
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具
戒後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
峯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
叱曰是誰起滅師啓悟即首肯會圓悟歸昭

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劔門關與汝三十棒

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刹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橋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真淨禪師初住洞山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祇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凰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祇教諸人行

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顛預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蟲裏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沙鑼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祇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回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夜著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趙穿無忌諱等閑一步一笑

薦師至徑山彌沃孝宗皇帝召對選德殿稱
旨入對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十年二月上
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厭住
持十五年冬奏乞庵居得請紹熙元年十一
月往見文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
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鷄
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
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七日葬于庵之
西岡謚慈辯禪師塔曰智光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華
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
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
一喝恁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文殊道禪師法嗣

鉢九

三

上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口十
字九乖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
有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
道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直須打鼴鼻孔
始得上堂達磨祖師在脚底踏不著今提不
起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裏張公
會看脉李公會使藥兩箇競頭醫一時用不
著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爲屠宰一日戮豬
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日

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
線往見文殊曰你正殺豬時見箇甚麼便
乃剃頭行腳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這屠兒
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
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
瞞我不得

何山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稠巖了贊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腳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

音釋

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
資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

公唯唯

邴補永切音正蔑切音擊吉慕切音
丙和適貌幣然暫見也鉤顧鑄塞也
鉏力故喋達協切音牒諸深切音斟
音路喋利口也鍼亦作針箴
徒藍切音談喋利口也鍼亦作針箴
蓋又邑名
叱大訶爲叱
尺栗切音鳩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闡
所至挂鉢隨衆叅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
訴曰某祇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
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